邹宇曦

孙启烨

陈玓强

甘宇宸

国博新晋“顶流”凤冠的背后

他们“燃烧”两个月的光阴，只为0.3毫米的完美

小时候，在福建老家青石巷的晨雾里，总飘着陶瓷窑炉的余温。对于1999年出生的邹宇曦来说，童年记忆里总有泥土在旋转的轮盘上渐渐隆起，最终成为能盛放月光的工艺品。这段记忆牵引着他报考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玻璃与陶瓷专业。

那时的他不会想到，专业课上喷灯烈焰中流淌的玻璃液会彻底唤醒自己；也不会想到，他将同三位热爱琉璃工艺的年轻人一起开设一家玻璃艺术工作室；更未曾预想，他们耗时两个月制作的琉璃版九龙九凤冠，会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，向世界展示传承千年的琉璃非遗技艺。

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

/ 传承 /

在流动的玻璃中对话文物

盛夏的上海像被倒扣的蒸笼，当工作室温度计指向42℃时，喷灯的火焰仍在吞吐着1300℃的热浪，邹宇曦戴着护目镜，脸颊上挂着汗珠，视线却牢牢锁在那根直径0.3毫米的玻璃丝上。这是琉璃工艺品的制作常态，邹宇曦告诉记者：“玻璃凉一分就硬，热一分就塌。手腕一抖，玻璃丝就会断。”

谈及那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九龙九凤冠复刻作品，自诩有些社恐的邹宇曦打开了话匣子，向记者介绍道，这件用古法琉璃复刻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，由9条“金龙”、9条“金凤”、115块“红宝石”和4000余颗“珍珠”组成。看似由不同材质制成的凤冠，实则全由玻璃烧制而成。

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件精美繁复的作品是由邹宇曦、陈玓强、甘宇宸、孙启烨四位年轻人共同打造。而团队的初衷也很简单，希望和几百年前的文物来一场隔空对话，邹宇曦说，“我们想让世界知道，中国匠人也能让琉璃在火焰里开出花”。

复刻九龙九凤冠的两个月里，工作室的墙面上总映着四个忙碌的身影。邹宇曦盯着火焰的眼神像在解数学题，专注于凤冠上“凤”的制作；陈玓强捏玻璃丝的手指稳如磐石，负责整体琉璃编织大框架；甘宇宸不断调试烧制琉璃的电流和电压，摸索凤冠上的“宝石”和“珍珠”的质感；孙启烨则对照自己的手绘图纸，潜心摸索凤冠上的“龙”。

琉璃版九龙九凤冠。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/ 淬炼 /

无数次尝试只为毫厘之差

在复刻九龙九凤冠过程中，即便衣服已经湿透，团队成员仍守在喷灯旁，紧盯着火焰中舞动的琉璃，藿香正气水成了他们最常备的饮品。邹宇曦回忆，“复刻九龙九凤冠时，最大的技术难题是细节塑型与固定，尤其是如何完美呈现龙鳞和凤凰羽毛的质感与形态，同时保证整体结构稳固”。

龙鳞和凤凰羽毛是凤冠上尤为复杂的部分，龙鳞需要用铁圈一点点压出来，凤凰羽毛则是用直径不到0.5毫米的玻璃丝逐步点画。这些细节不仅需要极高的手工技巧，还需要反复试验和调整，以确保形状和质感符合设计要求。

玻璃在高温下极易变形，比如龙鳞压形时稍冷就会收缩，需要把控好温度进行压形。一个晚上需要点扎50片，工作量巨大且容错率极低。“我们通过反复试验，逐渐掌握了玻璃丝的温度控制和操作技巧。每次失败后，我们都会仔细分析原因，调整操作方法和温度参数，最终成功塑造出理想的龙鳞和凤凰羽毛。”邹宇曦说。

凤冠上的“珍珠”需要特殊电镀处理以呈现温润光泽，这个过程堪称“火与光的实验”。00后团队成员甘宇宸解释道，玻璃表面光滑，金属离子难以附着，需先用电解液处理表面，再逐步电镀，而电压和电流的控制至关重要，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效果。更具挑战性的是，团队此次复刻用的是几经周转淘来的60多年前的老式玻璃，烧制特性与常用玻璃不同。“我们逐档调整电压，从7.4伏到12伏，每次增加0.1伏，反复试验后才找到最佳参数，成功实现了珍珠的电镀效果。”

/ 回响 /

国家博物馆展厅的温度

今年6月，淄博琉璃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，邹宇曦代表团队去北京参加开幕式。展柜的玻璃映出那顶晶莹剔透的凤冠，也映出参观者的笑脸。它不再是冰冷的文物复刻品，而是一群年轻人用热爱焐热的时光结晶。

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，总有人愿意为0.3毫米的完美，“燃烧”两个月的光阴。看着在作品前驻足的观众，邹宇曦百感交集。他想起团队近40张的部件草稿，无数次调试的材料配比；想起凌晨3点工作室仍然亮起的灯光，初学技艺时被火烧掉的眉毛和手指烫起的水泡。

记者了解到，邹宇曦、陈玓强和甘宇宸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校友，班里只有他们还在坚持做琉璃。工作室名字“予燧”由陈玓强所起，暗藏深意，“我们三个名字里都有‘YU’的发音，所以用‘予’，取给予、奉献之意；‘燧’源自钻木取火的始祖燧人氏，既致敬创造火与技艺的先人、古老的手艺，也纪念我们在高温下挥汗如雨的青春”。

当问及为何坚持做琉璃，他们答案一致：因为热爱，在这份手工艺中能感受到快乐。“我和陈玓强是同一届的，通过学校老师的介绍，我们认识了师弟甘宇宸。随后，经老师推荐，我们选择在松江大仓桥附近开了工作室。我们看好琉璃的发展潜力，上海有更多机遇，未来还打算和更多博物馆合作。”邹宇曦说。

忙碌间隙，邹宇曦常会和团队小伙伴走到仓桥下，望着悠悠古桥与盈盈小河，仿佛时光在此驻足——正如每一个醉心琉璃的年轻手艺人。琉璃是冷的，火焰是烫的，而支撑这群年轻人走下去的，是比火焰更炽热的坚守，是对琉璃手艺、对热爱的执着。